

国际著名医学期刊缘何成“敌对势力”？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二月底，中国大陆多家媒体高调报道了中共卫生部与红十字会总会共同召开“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视频会议”。据报道，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会中发言再次承认，“在世界上，我国是唯一系统利用死囚器官的国家”。他并称，“国际敌对势力把这个事情扩大化，……他们对中国器官移植的所有文章持反对态度。”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所称的“国际敌对势力”，其实指的是国际医学界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柳叶刀》(The Lancet)。二零一一年十月，《柳叶刀》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应该联合抵制中国将死刑犯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行为，呼吁对中国“同行”的器官移植研究和论文要做到三个“不”——“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

在医学领域，所有同行都坚持医生必须遵从行业的基本道德操守。《柳叶刀》拒绝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同行”，一方面是因为，中共统治下所谓的“死刑犯自愿捐赠”其实是当局以器官牟利的幌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所谓“死囚器官”无法解释中共器官移植数量自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六年之间爆炸式的增长。

国际医学界的担忧，来自中国公开报导及中华医学会的器官移植数据。根据中共公开的数据，在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九年的六年中，中国约进行了一万八千五百个大器官移植；而从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五年的六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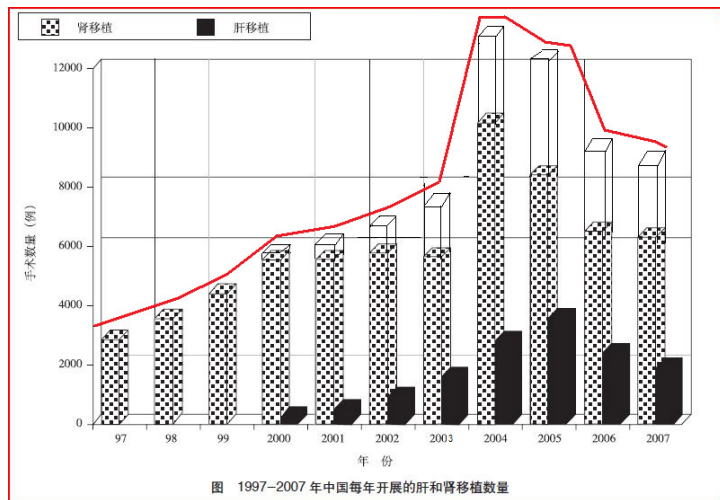


图 1997-2007年中国每年开展的肝和肾移植数量

根据黄洁夫等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九九七年~二零零七年中国器官手术数量分布图绘制。此图是在原图的基础上，把黑条框所示的肝移植数量用白条框累加到肾移植数量上，并用红线勾画出总移植数量增长趋势。

进行了六万多个大器官移植，暴增三倍多。据《中国日报》报导，仅二零零六年一年就进行了两万个器官移植。器官紧缺是世界各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问题是中共如何在六年之间突破这个瓶颈？在前后两个六年期间在中国死刑犯并没有暴增三倍。那么暴增的四万一千五百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自何人？（接下页）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台湾灯会于三月十日圆满落幕，共吸引一千二百万人次参观。灯会期间，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连续数日，展示功法、腰鼓、天国乐团演奏等，精彩演出吸引大批民众驻足观赏。这些法轮功学员不辞辛苦为什么呢？

博士生：真、善、忍指引我正的方向

此次灯会的游行活动，有来自全台各地约两百多位法轮功学员参加天国乐团的表演，年龄层从国小到八十岁的老人。就读台湾科大电子工程系博士班的刘宇晨，是天国乐团的指挥。他说：



天国乐团指挥刘宇晨

心 声

“大家都是因为修炼大法而身心受益，才会身体力行让更多人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他自己便是其中的一例。

八年前，宇晨因身体不好走进修炼，修炼后身体完全康复。在博士研究路上，他表示：“法轮功真、善、忍给我一个正的方向，让我在求学路上不管遇到压力或遇到问题，都可以很平静地去面对。”宇晨认为，现在年轻人收到的讯息太多了，会使人无法明辨是非善恶，而修炼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把握住自己要走的道路，对青少年的品德教育格外有帮助。

全家都修炼 其乐融融

修炼法轮功十五年的林佳逸女士，是腰鼓队成员之一。佳逸表示，连续十五天从苗栗来到新竹打腰鼓，一点也不累，她说：“我觉得在打腰



鼓的过程中可以把快乐带给民众。”腰鼓队成员主要来自于苗栗和新竹，年龄层从三十几岁到七十几岁都有。

高中时期就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佳逸（上图）表示，妈妈当时身体不好，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修炼法轮功，妈妈身心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目前，佳逸的先生和父母都是法轮功学员，遵循“遇到矛盾向内找”的法理，家人之间减少很多争吵的摩擦。

以上两位的话语道出了所有参与者的的心声：把真相传递给有缘人，也期盼早日结束在中国大陆的非法迫害，让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能恢复自由修炼的环境。◇

欧议会副主席会见获营救的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四日，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来美国华盛顿特区参加中国人权听证会之际，与他这几年一直参与积极营救的法轮功学员张连英一家相聚。对于能在华府再见到当初营救的对象，史考特一行相当激动。

七年前，史考特曾在北京与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见过一面，之后为营救身陷牢狱惨遭迫害的张连英而多方呼吁。七年间，张连英、牛进平这对夫妇历经生死磨难，最终于二零一一年得以逃离中共黑手抵达美国。

张连英原是光大集团的处级干部，注册会计师。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她曾经将处长级可以享用的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住房让给单位的同事。原来身体不好的张连英，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九九年七月后，张连英和丈夫牛进平因坚持信仰和讲真相而屡

遭迫害。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史考特到北京民间走访，了解中国人权的实际状况，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冒着生命危险与其会面。

二零零七年，张连英走出北京女子劳教所魔窟，递交了给史考特及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的呈词。史考特将张连英所遭受的五十余种酷刑发布在议会网站上，在国际社会曝光。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夕，张连英和丈夫同时再遭绑架，张连英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受到非人的摧残，至少十几次受酷刑、遭电棍电击、毒打，受内伤，手部无力不能正常活动。她遭到吊铐，最长时间是三天三夜。获悉后，史考特致力于营救这对遭劫的夫妇，他走访四十多个国家，每到一处都提到他们几人的名字。

史考特告诉张连英，他一直非常惦念张连英一家的情况。张连英和牛



图：史考特先生与张连英全家的合影

进平也表达了对史考特的感谢。张连英说，她被绑架时孩子才一岁半，在北京女子劳教所自己被关押在只有三平方米的寒冷小号里，恶警不分昼夜地高音播放小孩喊妈妈的哭叫声，折磨她的意志。张连英回忆说，在劳教所关押时，她曾九次被勒死过去。张连英说：“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帮助，我们全家不可能有今天的团聚。”

对于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史考特听罢说：“这日子不会长了。”◇

(接首页)二零零六年三月，两名证人分别指控中共医院和劳教所、监狱、武警秘密勾结，大规模进行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于移植牟利。二零零六年七月，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发表独立调查报告，指控中共当局涉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乔高和麦塔斯申请进入中国调查被拒，所以报告以医生及病人证词、证人证词、中共公开的说法、电话调查等共五十二种间接证据方法推论验证。结论是“曾经发生，而且至今仍然继续存在，对非自愿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量器官摘取。”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在二零零六年被曝光后，当年的全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马上下降一半多，并且从此逐年下降。这间接表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使中共的犯罪行为无法那么明目张胆了。

国际医学界对于中国“同行”的抵制，乃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要说“敌对势力”，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中共威逼和利诱部份医学从业者背叛良知，敌对医学界基本道德操守。中共才是人类良知的“敌对势力”。

信大法改变命运

【明慧网】小妮是我的远亲，叫我为姑母，她住在乡村。二零零六年冬季的一天，十三岁的小妮小腹疼痛难忍，被送医急诊。医生决定给她做急诊剖腹探查手术。腹部切开后，发现小妮生长一卵巢恶性肿瘤，瘤体如大人拳头大小。医生手术中还发现小妮是先天性无子宫。医生将卵巢肿瘤摘除后，经做病理诊断为恶性。

小妮家境生活窘迫，妈妈还有轻度智障，当医生把一切告诉家长后，小妮的爸爸惊呆和茫然。

知道她的病情后，我于她手术后第二天去病房看她。小妮面色微黄，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四肢挂了多个输液瓶。我是一名医生，深知现代医疗技术的局限，小妮如此妙龄就患上癌症，还患有先天性无子宫，不能生育……她的今后该是怎样的凄凉！此刻我从心里涌出无限的怜悯和切肤之痛。

我俯下身对小妮说：有办法会让你的病好起来的。你每天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因为法轮功是佛家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你按着做就会平安、健康！有

神佛保佑的。我当时就让她念了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认真地念了起来。我又问她：你入过少先队吗？她回答说入过。我告诉她，红领巾是血染的，有杀人的血腥，谁戴上都会不吉利的。我帮你起个名字叫“小妮”退出少先队，对你有好处。小妮爽快地答应退队。

我给小妮准备了一本手抄本《转法轮》，我告诉她这本书会带来美好和希望。小妮高兴地接受了。

半年多过去了，小妮又来市医院复查。我不敢相信站在跟前的是小妮，她长高了许多，也胖了，面部皮肤白而滑润，她开心地笑着，毫无病容。

如今小妮已十九岁，她身体健康，现在某城市打工，自食其力。最令人惊奇的是，曾患“卵巢恶性肿瘤、先天性无子宫”的她，竟然与正常女孩一样，也有月经来潮，而且每月正常。

小妮没花任何费用，没有任何身体损伤，不治之症竟不翼而飞了！这奇迹充分证明了：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

白银市马全安老人一家遭受的迫害

从一九九二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传出，亿万修炼者按照“真、善、忍”归正自己的言行，获得了身心健康，也为世风日下的社会带来了一股道德清流。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些善良的好人被绑架到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等地，被酷刑折磨、逼迫放弃信仰，至今已有三千六百四十多名能核实姓名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无数美满的家庭支离破碎。马全安老人一家就是这千千万万个遭受破坏的家庭中的一家。马全安，男，七十岁，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建筑公司职工。儿子马君彦，今年四十二岁，大学文化。白银市电力局职工，多次被非法拘留、劳教。儿媳马蕊玲，四十岁，大学文化。白银市电力局职工，多次被非法拘留、劳教。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这个原本幸福的小家庭就再也没有平静过。

马全安老人在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大法年炼功后，身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多年的疾病不翼而飞。身心健康，更加踏实敬业，做事认真，管理公正，被单位公认的好人。这样一位信仰法轮功、善待他人、恪尽职守的优秀工作者，却多次遭中共绑架拘留、洗脑迫害。

自 1999 年 7 月 22 日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马全安坚持信仰、讲述法轮功真相，由于到省政府上访被非法拘禁二天、拘留十五天。后又到会师镇举办的洗脑班洗脑半个月。

二零零零年三月中旬，会宁县政法委、“六一零”、公安局把姜振光等八名法轮功学员五花大绑，拉在卡车上，马全安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排成队跟在车后，在县城和乡村游街示众，而后又在乡村举行“批判大会”。恶警还强迫学员辱骂法轮功师父，并逼迫学员向师父的画像上吐唾沫，否则便要遭到恶毒的捆绑，可使学员立时晕死过去。一些公安公开叫喊“上面有精神，对你们大法学员怎

么惩治都不过分”。整个活动长达一天，仿佛文革再现。从此以后这个家成了恶人们跟踪、监视迫害的对像。儿子、儿媳双双被单位开除，常年流离失所。一九九九年年底，马君彦和妻子马蕊玲带着三岁的儿子踏上了去北京证实大法之路。回来后，双双被绑架并强迫劫持到看守所迫害。

马君彦被关进死刑犯号子里，他向犯人讲述善恶有报的道理，讲大法的美好，教他们从内心做一个好人，一个有用的人。好多犯人被大法纯善的法理所折服，一个犯人说：“我要是早知道这些理就不会进监狱了。”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小男孩打架误伤人命，听了大法真相后，知道了大法的美好，他在狱中立下誓言，今后一定要做个好人，用自己的能力回报社会，赎回他犯下的罪恶。一个黑社会般等级森严的号室，最后在大法法理的感召下人人关爱，没有了打架、争夺、号老大，变成了“和平号子”。管教曾问他，他们没有动你？（意思是没有打他），一个管教都无法管制的号子就这样变成了“和平号子”，管教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回家后，遭本单位、白银市国安、社区的经常骚扰，由于邪恶要“转化”且达不到目的，夫妻俩就成了他们迫害的重点对像，并被单位双双无理开除，夫妻俩都失去了年薪十几万元的工作。二零零一年马君彦又遭绑架，被非法关入平安台第一劳教所。

在劳教所里，恶人就采用肉体和精神上双重折磨的办法，白天是最累的活，晚上又是邪党的训话、洗脑、站军姿。有的法轮功学员被铐在铁床上蹲不下站不直；有的被围攻毒打；有的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一遍遍地逼念诽谤大法的书，播放诬蔑大法的电视给法轮功学员洗脑，罄竹难书中共邪党的罪恶。

二零零三年，马君彦夫妻俩被迫流离失所，在外漂泊居无定所，而邪党“六一零”派特务及社会闲杂人员到处寻找，监视会宁老家的亲人。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马君彦夫妻没有忘记法轮功学员的责任——救度更多的众生，用力所能及的方式证实大法、讲真相，把大法的美好福音传送到每个有缘的人。

从迫害流离失所开始，夫妻俩在工地上拉砖、背水泥，干苦力，开馒头店，摆地摊，二零零七年夫妻俩在会宁老家办了个小铺子以维持生计，结束了隐名埋姓的流离生活。虽然吃了不少苦，可是他们的内心是喜悦，修大法是终生无悔的选择。他们利用做生意的机会救度众生，传播大法的福音，用大法的善言善行证实大法、证实法轮功学员的纯正、大善、大忍与正气。

二零一二年后半年，会宁县政法委“六一零”勾结流窜在全国各地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专家、省“六一零”、市“六一零”和白银社区的一些人先后几次找到马君彦、马蕊玲夫妇俩的小铺子来威胁、恐吓、辱骂夫妇俩并且说要办洗脑班，被夫妇俩正念否定，质问得恶人们张口结舌无以回答。临走时市“六一零”的一人问如果人家一定要办班那你咋办？

马君彦落地有声的回答他：迫害佛法的人没有好报的。谁迫害谁遭报，善恶有报，历史的必然。邪恶之徒们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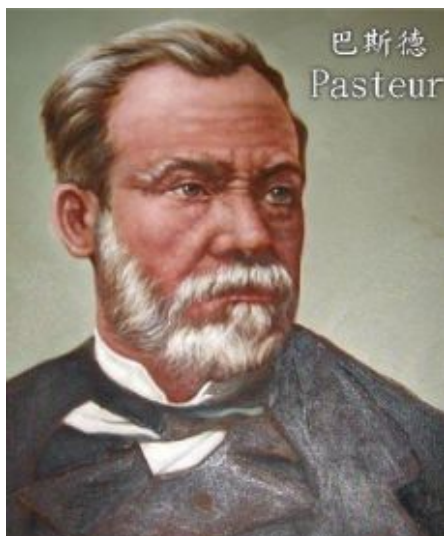
马全安老人由于修大法经常遭受到会宁县公安、国安、政法委、“六一零”的恐吓、抄家、拘留、游街示众及对儿子的常年残酷的迫害，身心受到极度的伤害，老人的妻子也在这种残酷的迫害环境中饱受折磨，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下，老两口于二零一二年前先后离开人世。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家遭遇的血泪史。中共不灭，何以为家！？



一百年前，在法国，一位大学生登上了一列火车，邻座是个看上去像农民的老人，老人手执念珠，嘴里念念有词。“先生，你还相信这些过时的东西？”学生问。“是的，我相信。你不信吗？”老人回答。学生笑了笑：“我不相信这些愚昧的事。听听我的建议，把念珠扔掉，了解了解科学的解释。”“科学？我不懂这个科学，兴许你能给我解释解释。”老人说。学生又说：“这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请留下你的地址，我会寄给你一些书，你自己看吧。”老人从内衣口袋拿出一张名片，学生接过来一看，脸一下子就红了，低头不语。名片上写着：路易斯·巴斯德，巴黎科学研究院院长。这位学生遇到的是十九世纪著名的科学巨人、世界一流的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被誉为“微生物学之父”，“进入科学王国的最完美无缺的人”——巴斯德。美国学者

巴斯德的信仰



哈特所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巴斯德名列第11位，可见其在人类历史上巨大的影响力。

对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巴斯德归功于神。他相信：“物理与化学是生命现象，只有神才是生命法则的作者。”身为杰出的科学家，他察觉到神创造的铁证。他说：“每当我研究大自然更多，我便更被造物主那叹为观止的奇工所吸引。”巴斯德年迈时，回到自己的母校演讲，提到他一生在面对如此大的反对，而能节节得胜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信心，相信神的启示。信心是一条绳子，维系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与你内心的呼唤，成为一个和谐的关系。二是热忱（enthusiasm）。这是最好的字眼，是En及Theo合成，En是里面，Theo是神。真正持久的热忱，是来自神住在我的心里。”

在现代中国还有许多与文中的法国大学生抱有同样观念的人，以为信仰就是愚昧、科学就等于无神论，或者认为科学已经证明了对神的信仰乃是虚妄等等。巴斯德的故事，或许可以让人重新思考。◇

有句俗语说，天塌砸大家，不少人以此来拒绝推脱那些劝善之言。真是

天塌砸谁？

这样吗？苍天有眼，有眼的苍天怎么可能不分青红皂白、是非善恶，乱砸一通呢？在史前毁灭性的大洪水中，留下了“义人”诺亚一家；多少次巨灾大难中，都有人或明明白白、或阴差阳错于绝危奇险之际幸免。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吗？这样的偶然为何单单落在了那些幸运者身上，幸运者为何如此幸运？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比如东南亚大海啸、汶川地震等等，有人大老远跑着送死去了，有人因各种原因脱离了危险区。就是在同样的危险面前，有人死、有人伤、有人也会毫发无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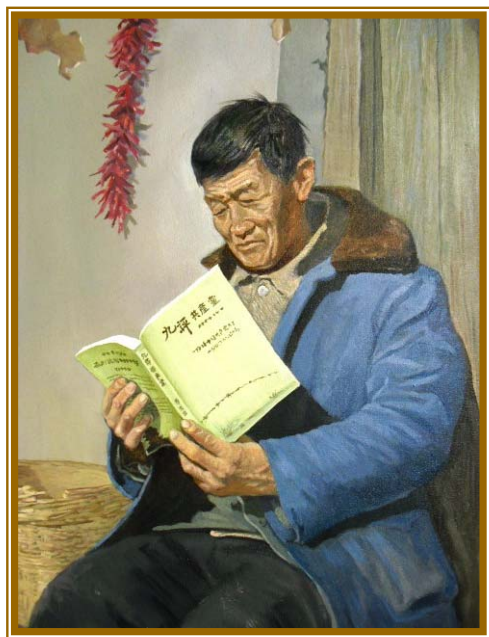
其实，世间万事皆有因缘，皆有因果。所谓的偶然，只是人们不理解或不相信那些因缘因果的托辞罢了。佛家讲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毫厘不爽。这是千真万确的天理，决不以人们信或不信而改的铁律。其实，仔细观察我们自身运数的变化，观察我们周遭人物的浮沉盛衰，再加上一个为人做事态度的参数，那因果之理就会昭然若揭。厄运有厄运的痕迹，幸运有幸运的轨道。不过，很多

时候需要相当的耐心和洞察幽微的智慧。

固然，天一般不会塌，所以杞人忧天才会成为笑谈，所以很多人才会漠视大难在即的真相。可是一般不会，并非永远不会。从现代考古发现得知，远古以来天塌的事情也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当然，天真的要塌的时候，通常会给人一个警示、一个选择的机会，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如同诺亚造船，肯定大张旗鼓，船成之日也会盛邀他人上船避难，这就是在给人最后的机会。可惜，人们已经沉溺太深，根本听不进去诺亚的劝说了。

今日之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看看今天人的道德标准滑到了何等下做的境地，中共连活摘人体器官的事都做了，天谴就在眼前啊。那些冒着危险苦口婆心讲真相、劝人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者，就是在行天之道，就是在给人最后选择的机会啊。“机缘一瞬间”，你要牢牢地抓住啊！

天塌砸谁？每个人都该想想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最后砸着的人没有一个冤枉的。



油画：《惊醒》

在中国的北方农村，农忙时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耕作，汗流浹背；农闲时背井离乡进城打工，起早贪黑，饱受酷暑与饥寒。半生的辛劳换来的为何依旧是贫困的生活？《九评》！

看《九评共产党》就能从苦难中惊醒明白。油画作品《惊醒》以中国农村现实生活为背景表现一位乡亲在冬季的午后阅读《九评》的情景。◇